

寧遠縣志

文撫上

第七冊

中南軍政委員會
民族事務委員會
材料第 54 號

新編 卷之十

新編 卷之十
新編 卷之十
新編 卷之十

寧遠縣志卷第二十一

文撫上

九疑山銘

漢蔡邕

巖巖九疑峻極於天觸石膚合興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勲
逮於虞舜聖德光明克諸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曰授徵受終文祖璿璣是承
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虞舜像贊並序

晉庾闡

夫至道玄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道資冲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
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為準極功格於天則配於上帝法施於民則
載在祀典然後名教新於至治王道煥於無窮故茲堂之構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
栖神而寢非神之所以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以存若乃廢其軌景洞其
元貞雖冥照之鑒獨朗而天下惡乎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
焜於宇宙南風散乎五弦宣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蓋亦暢悠悠者之心也其

辭曰元像焜耀萬物含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共朗孰測窈冥

祭虞帝文

宋顏延之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受繼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彩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章

舜廟碑

後魏溫子昇

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為公感夢長人明揚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讓畔施耒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麓九官咸事百揆時叙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禋六宗於上元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壁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子之大德為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室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緝樂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蓋依稀於慕舜交彭鮒琴實髣髴於聞韶

其辭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舜廟狀

唐元結道州刺史

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中舜廟在大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大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中年代寢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野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遐方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州西山下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近祠一兩家令歲時拂洒示為恆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使彰陛下元澤及於無窮矣謹錄奏聞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已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數峯之下水

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
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草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
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注於南海五水北注合於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凡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
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
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千里未盡邊陲當令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華之
輩聽逸者占為山居封君表作園囿耳但苦當時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
所改創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迹峯洞之
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舜廟祈晴文

唐柳宗元

永州司馬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於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
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后土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
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曄今陰德僭候有滄淒淒降是水潦混為塗泥岸有善崩

流或斷堤泛濫疇隴滂沱畦恒雨獲戾狂咎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藜望誅黑螻
以扶陽蜺式乾后土以廓天倪染盛不害餘糧可栖或籩或洩為酒為醢踰蹕鏞
坎坎鼓聲百代祀德毗心不攜豈獨蘋藻徵諸澗溪神其聽之無作神羞

虞帝廟碑

唐張

謂潭州刺史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位允難其人伯支許由金其節而固讓羲仲和叔審其材而
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德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納於四門納於百揆星辰
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勤服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神人泥
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皆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
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
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慾瑤臺
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藿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廟禮經
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舞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
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去也脫

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脫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
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
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
死稽諸祀典永垂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因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
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溼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
棘水深難涉誰薦蘋繁先德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
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
或宣至言微闕宮靈降姚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敬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
湯武不敢升堂自媿於廟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於閭閻之外謂也無孔氏之
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金石其銘曰系自顓頊家於句芒大口奇
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寐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
唐禪於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
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耒耨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

少俎豆今多有越迢遙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
颺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助我皇朝

謁舜廟文

唐呂

溫道州刺史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四月一日東平呂溫敢盟沐齋潔敬謁於舜帝之神恭維
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聖受聖猶言歷數擇八付君良不可易
聖功無全相待而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大治陶玉璿璣轉天垂衣巖廟萬物浩然
是稱至神是曰帝老混成雍熙永錫大嘏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
茫茫推遷邈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為聖賢政如顏浪俗若壞山韶樂猶存薰風不還
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
不昧若輔相之宜哉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彝宏道在人太
平無時如何後王莫若是思甚易甚簡舍而弗為歷山歸然河水東逝唐虞日遠楊
墨誰推瞻彼歷山薄言往愬庶幾精誠必我依據假我以靈俾飛層雲行神之道以
致吾君不然吾將歸來鳥獸無羣敢謁微志託於明神

賽舜廟文

唐李商隱

伏以帝狩南方神留下土翠華莫返積怨望於他年大麓不迷昭威靈於終古比憂
嘉種久燔騎陽端簡陳詞潔衷引咎果蒙憑離掣電跨異揚風布沾渥於九臯起焦
枯於一瞬敢布瑤席敬事蘭羞帝其罷奏南琴停吹西琯使東皇太乙兼預於靈遊
俾山鬼江蓑無藏於沴氣庶將善政以奏明輝

修永福寺記

宋鄭舜卿長樂人
道州參軍

東南名山曰茅山曰廬曰衡曰武夷曰九疑衡廬多古佛刹茅山武夷九疑號神仙
窟今茅山武夷道家所居意九疑亦然余去秋從山間謁虞帝祠求何侯之丹井鄭
安期之鐵臼訪成武丁於石樓張正禮於娥皇與萼綠華王妙想之故迹因留永福
寺齊雲閣數日朝煙夕雲出沒欄楯望三麓牀於縹緲之際桂林萬壽諸峯四顧如
揖歸然為一奇觀主僧意超言曰寺故有閣於法堂隅路蕪臨夜童僕秉燭困於風
山深易雨設蓋曳芒屨上下暑月宜憑高蛇虺當道釋子弗居客弗寓時掃落葉於
戶限前年歲次丁酉作堂於法堂之後曰徹堂堂上別作一閣曰華巖自徹堂為梯

歷華嚴凡三轉四十二級以登齊雲寢於斯頌於斯燕而拜於斯童僕每謝虎豹不為顧因呼門徒聽晨鐘就方丈門列勸說共辦莊嚴佛事今三門兩廡與毘盧之殿海雲香積雨花之所增踈易朽加塗丹堊翼翼一新凡自文佛以下羅漢菩薩彌陀無量壽佛及諸散聖飾以金碧丹彩胥極莊嚴四圍窗櫺墻垣罔弗周密工值厚酬晏成不逼足支歲月予曰佛法邇來衰微殘僧住持視所有利如傳郵起公能發如是願力作如是功德異時有好古君子策杖尋幽與予同病願詔之曰與其得丹井鐵臼不如叩永福寺覓香航乾啖壯脚力攀躋看山與其拜武成丁張正禮不如問寒山拾得相顧拍手一笑者竟為何事與其親見芳緣華之金玉條脫火浣布手中聞王妙想天樂之音旌幡羽蓋不如披華嚴經看佛於波羅奈斯國與一切人天說法摩尼為幢常放光明常出妙音眾寶華纓周匝垂布起曰請居士記之宋淳熙七年歲次庚子春三月望日迪功郎道州司法參軍長樂鄭舜卿記朝奉郎權知梧州軍州事向子康書住山意超立石

九疑說

宋孟

程豫章人
縣令

陳希夷謂山自天來蓋天傾西北故山自西北來西北乾亥陽之始陽順陰逆至於巽已陰之極禹之治水起於冀州地勢極高衡山之頂與冀州之地適平故曰衡山陽極尊而陰極卑也中國之山起於冀朔極陽之地而至於湘南蓋陰極之地也夫陽極不生陽而生陰陰極不生陰而生陽故曰陰疑於陽必戰九疑者其極陰生陽之所乎故曰九疑予登其山蓋十二峯相連湊合世之所傳九疑山圖蓋畫九峯相似其形難辨而疑非也九其義也非數也

九疑環觀記

宋方信孺道州刺史

楚粵之交以山水名今者莫九疑瀟湘若舂陵之封瀟湘九疑麗焉郡恒借山水為重豈特隋唐以來名人賢守多辱居之重華之南巡太史公之南遊皆常至其地以是知三代秦漢而上即此山水不碌碌矣顧郡之内外寂無所表章可謂遺恨余以嘉定壬申舂曲江拜命來守斯土冬十月經連山問津而西九疑僧迎我於境上令指示諸峯從肩輿熟觀頗得其梗概既至入太守之居其城因疑山之陵其隍則瀟水也左有飛樓以萊公扁風景殊特冠於南服然復隔一隅公事鞅掌不容日涉偶

見其儲材可以立層閣相攸正堂之東偏規見彷彿於是宇其扁曰九疑環觀中曰太史閣外曰詩境凡度其宜山靈川后咸以狀自效已是奇事又考之記註云太史公以九疑先聖所葬有古冊文故闕之古冊文不可得而見矣將以倡絕學而繼前修則圖史所不可闕偶前守委四方之書數十種於帑吏亟令櫝藏於門之兩壁稍益其所未備甲乙鱗次置蓬史司其出入助暇日之繙繹直詩境異石無數案然相負若邪薜蘿經緯其上中有孤柏儼立不知何年所植正如蛟龍騰驤奮遊於波濤洶湧間徑赴雲漢公退鴈鶩挾文書且去午庭闌無人跡蓋將跨其危則日浴洞庭雲飛蒼梧皆隱隱在目曉憑欄遞嘯若御天風而上征居其中則芸編相表牙籤玉軸臚列其左右隱几開卷若與古人相誰何至於倚樹而吟枕石而卧酌杯池以酬芄鳥此又處其下之樂也漫郎可作或者與之周旋其間亦當擊節嘆賞噫游息之安觀覽之勝畧盡於此田野之愁嘆此俗之利疲升高則可以望處奧則可以思邦之人有登吾閣而入吾室請畧畧是九疑銘跋

卷之二十一
九疑名昉離騷祠廟古矣乃無漢以來碑刻閱歐陽洵藝文類聚有蔡邕碑銘然僅載銘辭而碑文不著惜也其所遺逸多矣襲之既考新宮遂屬郡人亭挺祖書於王

館巖以補千載之闕

宋沈紳會稽人

無為洞銘
南行江華出遊九疑恭歎有虞廼登無為莊嚴佛宮清冷玉池茲余盤桓白雲相隨

宋蔣之奇義興人

碧虛巖銘
瀟水之陽九疑之谷清池涵鏡亂峯插笏廟臨溪口寺在山麓誰其愛之義興顏叔

宋魏了翁

周濂溪先生祠記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寧遠雖最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詞也予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碑所以識里人奉嘗之思予為之記了翁嘗聞人道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君無師猶無

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概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考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邨夫民自為之為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依依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面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為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天下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智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務虛無不為權利則眩詞采至是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切至近之

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
開中興諸儒則先王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歟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
諸儒歿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
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道之
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刀錐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
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像而祠之尸而祝
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
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
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
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樂孔顏之所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
章慕虛無為能也得伊尹之所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為忻戚也里黨之士盍
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不至失望焉

象山銘

宋 樂雷發 縣人

九疑之麓曰麓山有巖明通厥石如象予遊而愛之遂命名而銘曰

百獸出王象竇孔偉有崩斯石惟象是侶巖巖其形巉巖其齒我愛斯石原象之美
鍾奇自南邈耳荒齊服弓帝車惟天子使相彼巖阿濟濟多士邁教篤學峻履實地
任重致遠伊圖之器地以人彰敢名巖址作銘者誰雪磯樂子

儒學復初記

明劉孔愚

永新人
縣令

寧遠在全楚東南踞舂陵帶瀟水面九疑控百粵形勝地也其學宮在城南門內國
初遞及化治間名公鉅卿代有聞人彬彬焉盛矣嗣後科甲漸稀說者謂其學宮之
弗利也梧峯周子諒愛郭東山水縈環主遷於是今越年僅十餘耳復謂其遷之弗
吉也欲復其初會兵憲陳希齋按部至深題其議遂以贖金若干佐其費劈泉王公
適有事於茲力贊之與諸生定議而愚亦承乏至矣謁廟之初學諭張君司訓趙君
及諸生具以告愚曰是固不得諉之人也吾涓辰從事凡幾閱月而粗完門庭改觀
士類歡慶謂愚當有以告來者愚何言哉顧聞之昔者先王盛時道德一而風俗同
士尚實學以聖賢為必可企其初莫不善也世降俗移鮮克務本訓詁詞章淪胥以